

新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评估

文/张洁

对于新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我想讲四个问题。

第一，关于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框架与评估方法。

中国周边的突出特征是：邻国数目多，历史问题多，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差异性大等。由这些特点所决定，长期以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错综复杂。通过对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近十年的评估，我们初步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重点是考察两大方面——大国因素与地区热点。此外，周边安全形势往往具有年度性特征，因此要抓住这种特征，结合双边、多边关系和功能性议题，进行集中分析。

影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大国有四个——美俄日印。对每个国家的考察主要是两方面：对华政策和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政策。热点问题中，南海问题和朝核问题是近十年周边安全中与中国最直接相关、变化最大、热度最高的两大议题。此外每年度还会出现一些突发性热点问题，如洞朗事件、罗兴亚人问题等。热点问题常常会折射出大国关系的亲疏远近与各国外交立场的差异性。

第二，2018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基本特征。

以上述框架分析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可以看出，所谓好与坏、稳定与动荡都是相对而言的。例如，较之于2017年，2018年的周边环境实现了“趋稳”，但并非“向好”。具体而言，尽管中日、中印关系都有所缓和，中俄关系全面向好，但是中美竞争态势严重加剧。由于中美关系是大国关系中的关键，所以就大国因

素而言，中国在周边面临的压力不减反增。

热点问题数量有所减少。洞朗对峙结束，地区恐怖主义活动没有明显加剧。但已有的热点问题的危险度和不确定性却明显上升。朝核问题出现转机，相关的双边国家关系也都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但朝美缺乏互信，双方在如何解释无核化、弃核的具体操作步骤等关键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是横在朝核问题解决路径上的主要障碍。对于南海局势，国内普遍认为这一两年来整体上趋稳向好，但是我认为这一判断仅适用于概括“双轨”，即中国—东盟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与菲越等相关国家的关系缓和。但是美国从未减少干涉南海事务的力度，只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朝核问题的显著升温，才使南海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权重”貌似下降。南海问题军事化、G7化趋势明显，这要“归功于美国的引导，这将严重干扰南海地区的稳定。

因此，由于中美关系凸显竞争性，朝核问题和南海问题的紧张态势加剧，我个人的判断是，2018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并不稳定、并不乐观。

第三，美国印太战略正在重塑地区安全议程。

2018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年度特征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与实施。从2017年11月特朗普提出这一战略，到2018年11月彭斯宣布将与日本合作为印太地区提供700亿美元基础设施资助、与澳大利亚加强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援助，这一战略已经从概念构建步入政策实施阶段。

美国印太战略的直接目标是遏制中国。在美国看来，中国无论是在南海进行岛礁建设与军事部署，还是大力推动“一带一路”，目标都是建立自己在本地区的领导地位，将美国“赶出”亚太。因此，美国在经济与安全领域采取的措施，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港口与工业园区建设、海上能力建设的意图十分明显。

目前来看，印太战略正在重塑包括中国周边地区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议程，这种重塑至少表现在各国外交与防务政策、地区安全机制与热点问题三个层次。迄今，日澳等国已经明确表示支持美国印太战略；美日印澳四边对话机制实现“复活”，四国在2018年举行了两次外交部门的司局级对话，并意图进一步提升对话的层级，实现对话的机制化。至于东盟，对印太战略的态度从最初的担忧逐步转变为有保留的欢迎，并试图以出台东盟版的“包容、合作、开放”的“印太”愿景加以回应，维护东盟的统一性和中心地位。

在热点问题上，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干涉与其印太战略的安全目标相一致，即维护所谓的航行自由与安全，维护基于规则的地区安全秩序。因此，美国在2018年宣布建立约3亿美元新基金，用于加强印太地区国家的安全能力建设，其中加强相关国家的海上感知能力是重点。2019年，美国将与东盟十国举行海上军事演习，这些都是抗衡中国海上影响力的举措。

第四，未来周边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

尽管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它在经济领域的

承诺是否能够“口惠且实至”令人怀疑，但从其已经产生的影响来看，已经增加、并且未来还会增加中国在周边地区面临的体系性压力。

首先，本地区的“二元结构”现象会加剧。一方面，诸如日印等国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区域合作与全球化议题上与中国有共同立场，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在安全上与美国的合作却在同步加深，而且这种合作是以遏制中国为目标。

南海问题是影响中国周边环境长期性因素。中国与东盟国家希望在三年之内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但是各方在一些实质性问题

上分歧很大，困难不少。同时，美国在南海“自由航行行动”的频率、规模和挑衅性都在上升，这不仅使军事摩擦成为未来南海局势中最主要的显性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对冲中国通过《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稳定南海局势的外交努力。

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深化国内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增进自身的经济安全，因为经济安全是中国安全的首要基石。

其次，中国需要明确周边战略目标的优先排序。目前，同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加强海上力量建设的

双目标存在很大的困难。鉴于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尚未解决，中国应放缓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竞争。同时，为了推动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国也需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安全与政治互信，而妥善处理南海问题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最后，中国要对美国印太战略作出官方回应，说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是什么。同时，应加强与日本、印度等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支持一个包容与开放的地区秩序，通过“多路多带”的构建，实现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美战略博弈与中国周边军事合作

文/张芳

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一直是我国对外军事交往和军事外交布局中的重点。我们的原则是因国施策，主要交往模式包括高层交往、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能力建设等等。从近几年尤其是2017~2018年的情况看，表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稳定性，主要体现在与周边国家军事交往中机制化建设的推进。目前我国已同周边17个国家建立了防务安全磋商机制。2016年第一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中巴阿塔四国军队反恐机制建立以后，我们一直在推动建立中缅外交部与国防部2+2磋商机制，中国—东盟防长热线，中越、中韩防务部和相邻战区直接通话，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磋商等。同时这种机制化也体现在联演联训方面。2018年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的联演联训有近20场，包括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和平使命”系列演习、中国—东盟海上联演。尽管2017年与印度发生洞朗对峙

事件，但中印陆军联训也已经进行到了第七次。

二是平衡性，包括双边和多边的平衡。以前我们对周边国家的军事交往多采取双边方式，现在更加强调多边。从2017年10月到2018年10月中外联演中双边联演占53%，三边占10%，多边占37%。我们在联演联训方面向着努力把双边的关系连成多边合作的网络这个方向发展。另外我们实现的是维权和维稳的统一，既要进行反恐特战救援等等一系列的演练，同时也推动建立和相应战区的直接通话，包括边境地区的巡逻等等，实现了维权、维稳的平衡。

三是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在持续推进中俄两军关系时，同时也在丰富上合组织框架之下“和平使命”的演习内容，并举行军乐节等一系列活动。2018年9月中俄两军举行规模很大的“东方-2018”战略演习，中国军队首次以军委联合参谋部为主，

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中方导演部境外参演，这也是我军近几年来派兵出境参演规模最大的一次，所以层级更高，规模更大，要素更全，联合性更强。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美国是有一套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对华大战略的，在其推进过程中，事实上对中国的周边安全，尤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造成了影响。特朗普在2018年8月13日签署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进一步将中国的“战略竞争者”角色固化，不仅要求防长就中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行动定期向国会相关委员会做出报告，还要将报告内容告知亚洲盟国和伙伴，并且以适当的方式公开。这进一步表明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概念的具体推进措施的展开。

早在2013年，美国的智库和战略家就已经开始要求美国政府修订对华战略，其核心概念就是调集美国一切